

# 勒布沟的高山杜鹃花

余风

瞻仰1962年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指挥所旧址，纯属偶然。

那年四月的一天，应西藏山南地区援藏朋友的邀请，我从那曲地区赶赴山南的错那县考察访问，其间有一站是去当地最神秘区域的勒布沟探访。

我们从错那县城出发一路向南，沿途森林植被渐次增多，两边山坡上高大鲜红的高山杜鹃花甚是引人瞩目。车在山腰行驶，头上白云近在咫尺望之心旷神怡，脚下悬崖深涧令人触目惊心，零星还见到几处神秘的门巴族村落。

我意外发现路边竖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张国华前线指挥部遗址”。张国华将军，那是解放西藏的十八军军长呀，我早就有所耳闻。到西藏工作后，更是了解到了张国华将军的一些故事，特别是听说他后来还指挥了对印自卫反击战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心里一直敬仰不已。

莫非此处就是1962年驰名中外、彪炳史册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指挥部所在地？我忍不住心中一阵激动，急停下车，欲前往一看究竟。

下车不远，迎面而来的是一座简易钢架木板桥，桥头石碑上镌刻着“将军桥”三个字，显然是纪念张国华将军的。桥下河床甚浅，布满砾

大的鹅卵石，只在石缝里还看到溪水在流动。时值四月，西藏南部地区依然乍暖还寒，气温偏低，雪山上冰雪尚未融化，因此溪水不多。桥的另一头横着一个拱门，走近了才看到上面写着“对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指挥所旧址”几个红色大字。看来，这里真的是当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指挥部所在地了。

过了桥再往里走，是个小山沟，只有一条石径沿山涧往里延伸，道路两旁绿树成荫，不时闪现的高山杜鹃花，身段婀娜，容姿艳丽，极像是这勒布沟里身着盛装的迎宾小姐，山涧里流水淙淙，给寂寞的山沟平添了几分寂静，如此静好，如此安详，很难将之与五十多年前硝烟弥漫的场景联系起来。

进沟百余米，看到侧面悬崖壁立千仞，岩面平整如削，峭壁下面卧着一间仅一人多高的木结构矮房子。当地干部介绍说，这正是当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指挥部。我不由得吃了一惊，那场大振国威、大长志气、影响深远的自卫反击战，就是在这么不起眼的小屋里指挥的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但小木屋上空崖壁上刻着的“张国华将军前线指挥部遗址”几个字，毫不留情地打消了我的疑问。

我默默驻足了一阵，开始仔细端详这间

小木屋，心里又很快释然啦。从军事角度看，这个山谷沟深隐蔽，石壁坚固陡峭，易守难攻，小木屋低矮不起眼，在杜鹃花和树丛中很难发现，尤其是敌人飞机轰炸根本找不到目标，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，空军力量薄弱，敌人最大优势就是他们有美苏支援的飞机。如果指挥部房子建得高大，则容易被敌人从空中发现，成为轰炸的“活靶子”。因此指挥部选在此处，并把房子建得尽可能矮，无疑是非常高明的。

继续往里走，路旁丛林间的几处空地上，零星地看到一些用两块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帐篷，仅能蜷身入内，据说这就是当年前线指挥部领导和战士们的生活起居之处。原物早已腐朽损坏，这些都是按原样复原的，可以想见当年战时生活的艰辛。

随后沿山路转了两个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跃入眼帘的是一座藏南地区常见的蓝铁皮顶的房子，这便是对印自卫反击战指挥部旧址陈列馆，里面详细陈列了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过程，侧面还有一个专馆，展出的是张国华将军的生平事迹。当年为了有效组织并打赢自卫反击战，中央决定由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组建前线指挥部，负责达旺方向一

带主战场的指挥作战，就是在这里，身经百战的张国华，运筹帷幄，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了克节朗战役的胜利，为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。可谓“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”，这一战，为中印边境赢得了长达数十年的安定。

抚今追昔，半个多世纪过去，这里重新恢复了宁静，再也闻不到硝烟的味道，勒布沟也打开了神秘的面纱，被当地开发为今天美丽的旅游景区。但历史不容遗忘，我们应该记住今天的幸福安定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换来的，每一寸和平都来之不易。修复战争遗迹，参观革命旧址，不仅为缅怀过去，更为珍惜未来！

让我感到略为遗憾的是，也许是勒布沟景区刚刚开放，尚未被更多外人所知的原因，整个指挥部旧址景区内旅游参观者寥寥无几，堪称冷清，与这场自卫反击战在共和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影响难以相称。但历史总是存在的、唯物的，并不因惦记的人减少而改变或消失，正如勒布沟遍布的高山杜鹃花，无论人们是否喜欢，它都如时间一般准确地花开花落。那段发生在中印边境的历史事件，有人也许会遗忘，但勒布沟的杜鹃花永远记得，用它的红色，用它每年四月的盛开！

## 屐处留痕

### 鉴湖的冬日

柴祥群

因为李兄的到来，我今天才得以在冬日，陪客人沿着古鉴湖走了大半周。冬日的阳光温煦朗润，好比一双温暖的眼睛和温厚的手掌，那种关爱的抚慰与温煦的拂照，让人沉浸于其中若醉佳酿。又是一月新开日，冬色堪比秋色妍。

鉴湖古人称之为周八百里，现在支离破碎变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大小湖，瓜渚湖是古鉴湖残存中最大的湖泊。在湖边远望去，波光粼粼，苍烟浩渺。湖边的落叶松黄红相间，和枫树们一起，彤云烧岸，与柔黄浅青的杨柳交织在一起，颇有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春致。

绍兴的冬天因为水乡的缘故显得比较阴冷。气温只是七八摄氏度的光景，吹到身上的北风，却有砭骨之意。有人夸张地穿起了棉衣，老人们则是全副武装，蹒跚于风中，和湖畔林木相较，有些落寞，让人仿佛看到了冬天的蹒跚步履。

江南的冬日严格意义上讲，不能称之为冬天。这里片雪皆无，温度至多是在零度左右摇摆，一切依旧是鹭飞帆征，渔歌穿杨。湖面上飘来的水汽，略略增添了些微寒意，拂过人们的脸颊与衣袂，倒有些“天凉好个秋”的惬意，给刚刚离开的溽热燠燥的秋天打了个结，做了最后的了断。花依旧悠然地开着，在午后温暖的阳光里，猫狗旁若无人地在湖边或草坪上踱步嬉戏，白鹭栖于沙渚，等着鱼儿的浅翔。风筝多彩又自由，在空中上下羽翥，如凤飞丽天、鹤唳华亭，给人以轻盈与自由的想象。与客在湖畔漫步晤谈，言涉历史人文、经济民生、风月小景，谈及某人某事皆同气同声，时而引吭，时而太息，时而忘形手舞足蹈，时而沉湎伫立，竟不知时光如水、淡月如钩了。

远山近水渐渐缥缈，青峰影沉碧波。山月不知心事里，依然款款上梢头。这一样的湖山，不一样的人流，过来过去，如云似风。面对着江山万里，或挥斥盘桓，或激越昂扬，最后又皆骨埋青山，魂入逝水。闲步林间溪畔，徜徉石桥纤道，抚摸那形态各异而又饱尝风霜、历尽春秋而容颜悠然的石狮瑞兽，心中顿生无限的感喟：能与时代同行、与历史同在、与风云壮美的，要数这些无性灵的顽石啊！那些鲜活的英雄之气，曾经沛然充盈的涌动，置于苍茫的湖光晴岚之中，只是一缕闪耀而逝的星光罢了。想到这里，乃口占一绝：

英雄策马江山动  
长鞭挥处风云涌  
三千年来自与国  
谁忆春雷第一声

吟罢，遂邀客人席，就着湖光山色，举起琥珀漾春的老酒，一饮而尽。窗外灯火阑珊，窗内酒酣耳热。英雄煮酒，煮酒英雄，其实都是生活的侧面，醉亦英雄，英雄亦醉，不论他乡故乡，且入醉乡乃尔，与古人同梦，与江山同醉吧。

### 冬日萝卜香

耿艳菊

俗语言：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。”一句双关语，即使仅从字面上看，也足可看出萝卜作为蔬菜，在日常生活中的分量，那是和白菜不分伯仲的。尤其冬日，万物凋零，萝卜白菜就成了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常见菜肴。

民间有关于萝卜的谚语。如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郎中开药方。”“萝卜响，咯嘣脆，吃了能活百来岁。”小孩子嫌萝卜味寡，经验丰富的长辈们就会唱歌一样把这些谚语唱出来，萝卜在孩子的眼里也变得可爱有趣了。

萝卜不仅属于俗世烟火，也入得诗人得画。

宋代刘子翬的《园蔬十咏·萝卜》写道：“密壤深根蒂，风霜已饱经。如何纯白质，近蒂染微青。”近乎白描的手法，把泥土里的萝卜写得美而有风度。

“青菜萝卜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郑板桥写的一副对联，平常人家，粗茶淡饭的小日子，弥漫着诗情和画意，青菜萝卜亦让单调的日子悠然隽永，知足快乐。

张大千、齐白石、吴昌硕，都画过萝卜。其中张大千画过一幅《杨花萝卜》，题识云，萝卜甘脆不减梨。

萝卜赛梨，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在《植物名实考》中也有过描述：“琼瑶一片，嚼如冷雪，齿鸣未已，从热俱平。”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：“冬飚撼壁，围炉永夜，煤焰烛窗，口鼻食黑。忽闻门外有萝卜赛梨者，无论贫富髦雅，奔走购之，唯恐其越街过巷也。”

昨晚看《山居笔记》，有一章是介绍家乡吃食的，作者有三次都提到了萝卜。她说：“从霜降开始到次年清明，我家煮每顿饭时必放一二只大萝卜。煮时将大萝卜一切为二，合在饭上，使其汁水流入饭中，据说可以防止冬季感冒、喉痛、咳嗽。饭后还要喝一碗不放任何调味品的橄榄萝卜汤，医书上称之为‘青龙白虎汤’。”

作者又提到了一种用萝卜做的点心叫油墩儿，制作方法是：“乃用萝卜切成细丝，加开洋、葱花、细盐，拌入面粉成糊状，用调羹一调调放入油锅炸成外黄内熟，香气扑鼻。”

我对油墩儿尤为熟悉，我们那儿叫萝卜丸子。制作方法差不多，放入葱姜调料，松脆可口。每到过年前几天，家家户户都会炸萝卜丸子。整个巷子里，弥漫着炸丸子的香气。

平时，萝卜多凉拌着吃，放点盐、醋、香油，脆脆的、香香的，是冬令时节不错的佐粥小菜。萝卜和粉条也很搭，一起炒菜，或包包子，吃起来素朴清新，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萝卜和白菜一样，都是好放耐放，经得住时间的菜蔬。储存萝卜的方法，乡下人家有院子，常用的是来源于泥土回归于泥土，放在屋角墙边或菜园篱笆边，盖上一层土，等需要的时候就扒出来一个，鲜脆如刚从地里拔出来一般。

冬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储存一些白菜萝卜，天寒大雪，人在屋里，心中有这些菜当底气，整个冬天就不愁了。

### 艺境



“浙江画院四十回望文献成果进京展”作品《山水》(局部) 赵跃鹏

### 心香一瓣

## 茶农阿萍

叶辉

阿萍是翁家山茶农，认识她还得从我喜欢喝茶说起。

“好茶！”我忍不住喝彩。

佳茗在杯中翩翩，佳人在手脚麻利忙碌，忙中的阿萍嘴也没闲着，她说，西湖龙井茶的核心产地是“翁龙满杨梅”，即翁家山、龙井、满觉陇、杨梅岭、梅坞五个村，所产的龙井尤以翁家山为最，顶级龙井，茶香里会有一丝兰花香味。清皇帝乾隆爱喝龙井茶，他六下江南，四次到此，“满觉陇”之名就是乾隆所赐，乾隆还在龙井栽下十八棵茶树，“满觉陇”和“十八棵御茶”后都成了西湖著名景点。

喝茶竟有如此妙用？从此，我也爱上了喝茶。每天打开电脑，泡一杯茶，让自己浸泡在弥漫茶香里，神清气爽中，工作效率也显著提高。

我喝茶，但不讲究，绿茶、红茶、普洱、铁观音，什么都喝。身处龙井茶的故乡，我自然喜欢龙井，但说实话，能喝到正宗龙井的机会寥寥，直到认识了阿萍。

阳光灿烂，清风徐来，品茗赏景，身心舒泰。好客的阿萍坚持留我们吃饭，并忙不迭地携手梁箫下厨，手脚麻利地弄出一桌丰盛的午餐，有钱塘江白条、河虾、红烧肉，极是丰盛。饭菜可口，我们以茶代酒，吃了一顿丰盛的农家饭。

临别，阿萍给傅老师和我各送了一包她生产的龙井。

“常来啊，有客人只管带来我家喝茶！”阿萍热情相邀。

那一天阳光明媚，我们的车子直达翁家山的一栋农家别墅前，一个娇小俊俏的少妇立于庭前，一见我们，眼睛顿时笑成两弯新月，一说话，嘴巴蓓蕾般掀起，她便是阿萍。

阿萍笑盈盈把我们迎进客厅，一张红木八仙桌上已摆开若干个玻璃杯，她边招呼我们入座，边动作敏捷地从陶罐里撮出茶叶放入杯中，随后冲水，顿时，一脉脉叶片从杯底升腾翻卷舒张开来。

“自家种的茶，尝尝！”她说。

我端起茶杯置于鼻下，一股清香顷刻灌满鼻腔，嘬一口，满嘴生香，清香沁人心脾，顿觉浑身舒泰。在杭州几十年，没少喝过龙井茶，但这么

阿萍爱丈夫爱得很深。丈夫家族有肝癌基因，其父、其叔、其兄皆因肝癌早逝。每虑及此，阿萍忧从中来。听说烟酒伤肝，她严诫丈夫远烟绝酒；肝忌劳累，丈夫爱玩，玩牌常至深夜，阿萍力劝，丈夫阳奉阴违，阿萍焦急，严定家规：晚12时务必归，过时不候。一次他玩牌逾时被关在门外，任其怎么敲门，阿萍坚不开门。从此，他再不敢迟归。

苛严的家规换来丈夫的健康，谈起爱妻，他感慨：“亏得娶了阿萍，不然怕是早没命了！”

新世纪“茶为国饮”观念普及，龙井茶暴热，价格飙升，每斤拍卖价竟高达数万元。龙井热，假货来，一些茶农为图一时之利，从外地购来鲜叶，按龙井之法炒制冒充龙井，结果既害了茶客，也坑了龙井茶人。阿萍坚持不欺瞒，不作假，她深知留住客户的重要，尤其是高端客户。高端客户一般文化水平较高，她便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，发愤学习，常向李建平夫妇借书求教，《菜根谭》《论语》《道德经》，埋头苦读，还入电大学英语。

2014年，阿萍随一上海低碳旅游团赴南极，团友中不少是茶友，亦有茶痴、茶仙级的嗜茶者。中国是茶的故乡，饮茶者数以亿计，但正如人人都吃饭却没几个美食家，人人都写字却没几个书法家一样，真正懂茶的极少。但该团中却很有几个是茶痴、茶仙级的嗜茶者。阿萍有心，乘机在船上举行茶道表演，向中国南极长城站站长赠送龙井茶，还把自己喝的龙井奉献出来供茶友分享。这些嗜茶者品茶后惊讶：上品龙井啊！大家纷纷向她订购次年的龙井，一个无意之举，赢得了一批坚定的客户。

一年清明，阿萍又给我和傅老师送新茶。我将茶叶快递给傅老师，不久，傅老师来电，言谈间很是感慨。在接到阿萍茶叶之前，北京一朋友送了她一盒包装精美的“正宗龙井茶”，她喝后感觉平平，再喝阿萍的龙井，感觉妙不可言。

“什么正宗龙井，阿萍的才是正宗龙井！”傅老师说。